

乡村的修辞

孙道荣

村里识字的人不多。他们说话,喜欢直来直去,又带着浓重的乡音,显得很土气。但他们也会不自觉地使用一些修辞。

最擅长的,是打比方。一个事情,说不清楚,又找不出更恰当的词,他们就打比方。

比方说一个人瘦。他们不会瘦削这个词,更不懂成语瘦骨嶙峋,怎么办呢?他们就打比方。说一个人瘦,瘦得跟麻杆一样。麻杆是我们乡下常见的植物,又高又细,连枝叶也是细细长长的。风一吹,就东倒西歪,站立不稳。那时候人大都瘦,但能瘦得跟麻杆一样,那是真瘦,瘦得人心疼。但即使麻杆,也有高矮,也分胖瘦,我们家邻居小黑子,在我们这群孩子中,个子最高,也最瘦,村里的老奶奶们就说他是麻杆王。我们看到小黑子,就像看到最高的麻杆在走路,我们在地里看到的最高的那个麻杆,就像黄昏的时候,小黑子总是在村头张望,等着他爹娘收工回家。

比方说一个人笨。村东头的人喜欢说,笨得跟猪一样。村东是丘陵,荒坡,他们不养猪,养牛和羊,他们觉得猪是笨的;村西头的人却不这么说,他们家家养猪,养了猪你才发现,猪其实一点也不笨啊。他们也不觉得羊和牛笨,那怎么打比方呢?村西头临水,水里有一种鱼,大名叫沙塘鳢,总喜欢呆在水边,还有一点警觉性没有,很容易被人捉住,我们那儿的人就喊它“呆子鱼”,我们村西头的人说一个人笨,就说他笨得跟呆子鱼一样。

我们村里的人,总是拿他们最熟悉的事物来打比方。还有什么东西能比庄稼更熟识的吗?因而,我的乡亲们,最喜欢拿庄稼来打比方。

麦子是我们那儿最常见的庄稼。说一个小心眼,村民们会说,心眼小得麦芒都穿不过去。又觉得这个比方怪对不住麦子的,赶紧补救一下,说一个心细,也用麦芒,心细得跟麦芒一样。村西头是一大片水稻田,稻米是我们的主粮,我们都无比热爱水稻,夸一个人成熟、稳重、谦逊,就说他跟八月的水稻一样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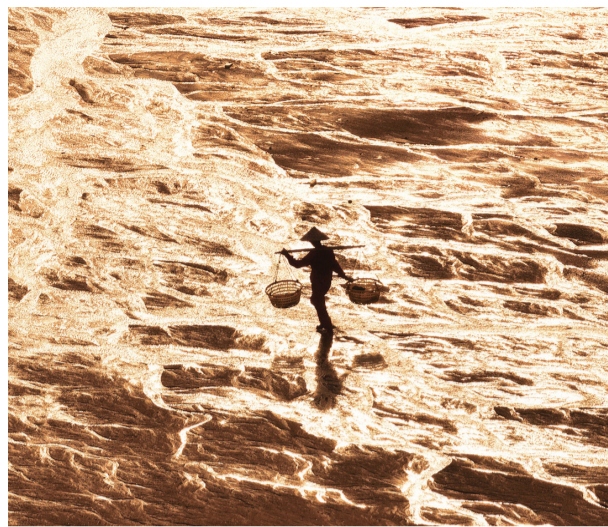
稻穗熟了,才低着头,没有架子。谁家的孩子不争气了,水稻田里也有现成的拿来打比方,我们不骂他败家子,只需喊一声,你这个稗子。被斥责的人,顿时蔫了。稗子长得很像水稻,但却是稻田里最讨厌的杂草,谁愿意做一棵稗子啊?

我们村里的人,夸一个小姑娘长得水灵,脸蛋儿红扑扑的,就说她长得跟西红柿一样。夸小伙子力气大,废话不多,干活又肯卖力,就说他跟山药蛋一样。山药蛋是我们那儿的土话,说的是马铃薯,那可是饥荒岁月,活命的粮食,山药蛋耐活,一窝一窝的,又大又圆,看了就让人心生欢喜。对调皮的小孩子,我们喊他小猴子,或者小牛犊,都是我们喜欢的小动物;对令人尊敬的老人,我们就喊他老南瓜,老南瓜的皮皱巴巴的,样子沧桑,到了冬天,家家户户都会在房梁下挂几个大大的老南瓜,老南瓜放的时间越长,口感就越糯,滋味就越甜,像极了我们村里的老寿星们。

生活越过越好了,我们就说像芝麻一样,一节比一节高,一天比一天好。日子甜了,我们就说像吃了个大西瓜,甜到了心底;日子苦一点,我们也不怕,再苦,不过跟苦瓜一样吧。看到天上的白云,那是真白啊,真柔啊,真美啊,我们就说它是开在天上的棉花。如果是乌云,带来了风,带来了雨,我们也喜欢,我们就说跟捅了马蜂窝一样,黑压压一片,如果接着是倾盆大雨,我们就说天跟漏了一样。

如果你来到了我的家乡,如果你走到田间地头与乡亲们聊天,你未必能听得懂我的家乡土话,没关系,只要乡亲们是拿任何一个庄稼来给你打比方,那一定是认可了你,夸你,赞美你呢。他们不善言辞,找不出适合的优美的词汇,他们就朴素地用他们最热爱的庄稼,来表达他们的情感。

小时候,我愿意是一棵地里的庄稼;现在回乡,我仍然愿意是乡亲们口中的山药蛋,或者老南瓜。



金色沙滩 李昊天 摄

南南山

李志军

叫南山不就行了吗,为什么村里人叫它南南山?不得而知。南南山在村子下首,也就是南边,是个村名,不是山。

因为这个地名,我小时候常怀疑祖上是不是出过大将军,当战事消停、天下太平时,他捋捋长须对部下说,让大家刀枪入库,马放南山吧。于是该抱孩子的抱孩子去吧,该热炕头的热炕头去吧,还有一批战马解了缰绳放养到南山,南南山恐怕就是这么来的。

南南山人口不多,大约十多户人家,但这里民风彪悍,喜欢争强斗狠,这也让我更加相信自己的猜测,他们是将军手下的后代,经年征战、浴血疆场,血脉里有一股战斗精神。

他们常来我村看露天电影,一班年轻人结伴而来,穿着当时流行的“上海”背搭子,个个一脸横肉、身强体壮,有种不服就干的气场。我村有的年轻人看不惯他们的横样,二话不说、立马开打,只见拳脚飞舞、吼声震天,电影放映前的这场武打戏让观众看得心惊肉跳。村里老人因此常告诫年轻人,莫要惹南南山人,自找苦吃。

南南山斜对面有个山坳,盛长毛菇子,也叫地衣。一场大雨后,母亲便带着我们去捡毛菇子。山坳里雨后雾很大,一团一团的,浓得象米汤,有时走着走着,前面人就看不到了,像鸡蛋落进米汤里。毛菇子长在山坳间一片绿油油的草地上,薄滑娇嫩、晶莹剔透,捏在手上滑溜溜的,像件透明的小雨衣。捡回来后,用水冲洗干净,放进烧红的锅里,拌着香油一顿爆炒,洒点葱和姜末,滋点水焖一下,端上桌子便是一道诱人的佳肴美味。

南南山坳曾发生过一起“降落伞”事件。

那是个炎热的夏天中午,大伙正在家吃饭,忽然有人火急火燎地向村支书报告:南南山坳飘下了个降落伞,可能是台湾特务!天天以阶级斗争为纲,群众警惕性很高,村里空气好象要燃烧要爆炸了。支书一丢没吃完的饭碗,带领大伙直奔南南山坳抓特务。我们这班牙巴头也紧跟其后,想看看特务可是电影上演的刀疤脸、独眼龙,或者太阳穴上贴着块狗皮膏药。找遍南南山坳,累得大伙气喘吁吁、大汗淋漓,却不见降落伞,也不见半个特务影子。支书一泡尿憋急了,找个私处解决后说撤吧,大伙才悻悻而归。最后从南南山传来消息说,是一户人家盖秧田的白塑料膜被大风吹上了天,飘啊飘,被我村警惕性高的群众发现后,误以为是“降落伞”。

让我对南南山难以释怀的不是诱人的毛菇子,也不是“降落伞”事件,而是我的一位亲人。

那时候他才二十出头吧,是名剃头匠,常去南南山剃头,英俊的脸庞,挺拔的身材,挑着一副剃头担子走在乡村小路上就是道风景。他言语不多,永远只会对人憨憨地笑着。他手艺好,三下五除二,能娴熟地推平南南山所有硬茬男人的头发,却不敢碰南南山少女的一根手指头。他毫无保留地爱上了一位少女,但性格内向、忠厚木讷的他不善于表达,少女没有接受他痴情而纯洁的爱。他的手能推平所有的难剃头,却剪不断自己心中那缕情丝。不知道他内心经历了什么样的惊涛骇浪,最后决然选择惨烈悲情的方式终结了自己一切。

后来,在去南南山坳捡毛菇子的队伍里,他象一颗米粒永远融化在米汤般浓雾里,随风漂走了,再也觅不到半点踪影,我们陷入一阵又一阵的伤痛和思念中。

晨霜

章铜胜

早晨,看着窗外时,忽然发现一片一片的白,屋瓦上,路边枯黄的草上,菜园里青菜、萝卜碧绿的叶子上,未落尽的红枫的叶子上,触目所及,还有许许多多的白色。忽然意识到:昨夜夜里落霜了,落了浓浓的霜。每年的冬天,落霜,成了爷爷常说的一个词,每一个落霜的日子,爷爷总是最先知晓,他会在吃早饭,或是清晨的任何一个时候,将这个



消息告诉家里的人,仿佛这是一个值得每个人关注的喜讯般。落霜,也是在老家村庄的冬天里常听到的一个词,或许乡亲们对于一场霜,也有和我爷爷一样的感情吧。

也许是耳濡目染的原因吧,我也极喜欢落霜这个词,她像是从《诗经》中流出来的词,有古意,也有雅趣;也像是从田野间长出来的词,

有尘俗味,也有烟火气。爷爷说“昨夜夜里落的霜好厚,像小雪一样”时,眼里是有喜气的,如果只是说“昨天晚上落霜了”,分明是有些失落了,可能爷爷觉得落一场霜,不应该这样薄,也不应该这样敷衍吧。在冬天里,一场浓厚的霜是耐看的,就像今天清晨我看到的霜一样。先是看到远处茫茫的一片白,在山间,在村庄的屋瓦和树上,在菜叶和枯草上。山谷间的霜,应该更厚一些,朝阳刚刚爬上山顶,向阳的山坡和菜地上的霜,已经变淡,或者融化成露珠了。而朝阳尚未照及的地方,厚厚的霜仍是一片青白之色,像是有很厚重的心事般。

一路上,我一直看着窗外,看着沿途的霜,已经融化和尚未融化的霜,阳光为它们分了界线,如此清晰易辨。有了那些在阳光尚未触及处的霜,即使向阳的霜已经融化为露珠,冷冷的霜意似乎还在。菜地里的萝卜和青菜,在霜后,叶子还蔫着呢,它们会在阳光下慢慢地挺立起来。经霜的萝卜和青菜,已经变得更加绵甜爽口了。经霜的青菜和萝卜,是我喜欢的食物,虽然简单易得,也是可以暖胃暖心的食物。我还是喜欢看霜,看茫茫晨霜中的冷意和暖意。